

红心永向党



记忆深处

门前有条“幸福路”

□徐才

40年前,我工作调动住到这里——厂北城乡接合部。门前有一条没有名字的路,路面被杂草覆盖,中间1米来宽可以走人,只是路过时会时不时被带刺的野草挂住衣襟。更糟糕的是,有一段路面没有硬化,一下雨就成了“水泥路”,不穿胶鞋很难通过。

路的南面是高高矮矮的厂房,路的北面有一片坑坑洼洼的菜地。工厂时常冒着黑烟,晒在外面的衣服上会落一层黑灰,菜地里时常施粪肥,“葱姜蒜,屎尿罐”嘛,风一吹,臭气熏天,环境真是差极了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门前的路扩建了,成了一条柏油马路,东接嵩山路,西面通到村庄,虽然不太宽,但笔直平坦。因为西边的村庄叫符家屯,这条路便取名叫符家屯东路,人们习惯叫符东路,我现在称它为“幸福路”。

路建成后,两边的平房逐渐变成楼房,还建了很多商铺,卖什么的都有,饭铺尤其多。早晨,上班的工人和上学的孩子,可以在这里选择地喝五汤(豆腐汤、胡辣汤、牛肉汤、羊肉汤、驴肉汤)、吃四包(水煎包、灌汤包、小笼包、汉堡包),还有豆浆、油条、葱油饼等,其他面食还有十多种,供不同口味儿和不同年龄的人食用。

紧跟着,菜地里建起一条通往火车站的水泥路,取名芳华路,人们出行方便多了。

20多年来,芳华路多次改扩建,现在已经成为一条宽阔漂亮的城市主干道。越过这条路,便到了刚建好不久的涧滨游园,人称同乐园。园内绿树成荫,鸟语花香,游乐场、健身场、运动场、城市书房等应有尽有,俨然又一个洛浦公园。

清晨,我漫步在园内红的、绿的多条“乐道”上,呼吸着清新芬芳的空气。俯视涧河,清水悠悠,栈桥蜿蜒似卧龙卧波;仰望对岸,高楼林立,绿树掩映如世外桃源。我不由得心旷神怡,浮想联翩。当初曾后悔来此“荒草窝”,如今这里成了“安乐窝”,你说幸福不幸福?

这正如村里一位老汉所言:“忆往昔,荒草丛生僻壤地,农舍破,家贫洗,一日三餐少油盐,终日辛劳没有钱。看现在,碧水盈盈艳阳天,楼房新,有余钱,一日三餐像过年,幸福生活比蜜甜。”

人物风貌

戴徽章的老人

□张亚玲

一连几天早上,我都会在广场上看到一位老人,高个子,清瘦,须发皆白,走路慢却稳。最引人注目的是,老人的脖子上总挂着两枚金灿灿的徽章。一个50多岁的妇女陪着他。

这天锻炼结束,我走到他身边,恭敬地问他多大年龄。他伸出右手比画着,声音响亮地说:“94岁了!”老人还说,他耳不聋、眼不花,身体健康,孩子们一个个都孝顺。家里吃的用的,应有尽有,日子好着呢!

我问他戴的是什么徽章,他自豪地捧起来让我看。我小心地捏起一枚,沉甸甸的。金黄色的圆形徽章正面镌刻着“在党50年”字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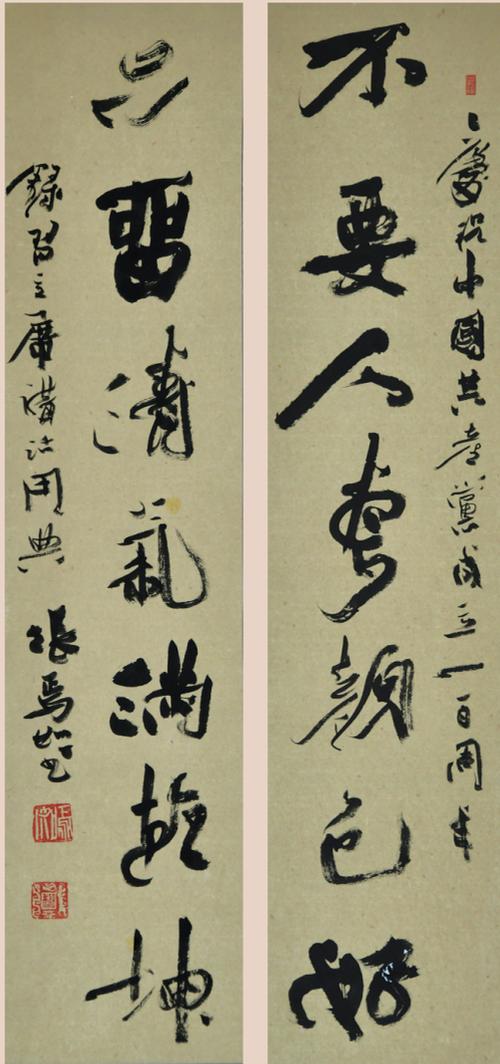
老人说,他18岁入党,现在已经有70多年党龄了,一辈子都在为党工作,时刻记着入党誓词,时刻不忘记自己是党员。今年是建党100周年,党中央专门颁发了纪念章,这是老党员至高的荣誉,组织上还派人给他送来了党史书籍和钱。“我不缺钱,刚好咱们郑州和新乡遇到洪灾,我让孩子们把这些钱都捐给灾区了。”老人自豪地说。

我竖起大拇指:“真是老党员,觉悟高!”老人笑了,清瘦的脸上像开了一朵饱经风霜的菊花。

我问老人另一枚纪念章的来历,他递到我面前,原来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。我开玩笑说,我怎么没有呢?老人又自豪地笑了:“这是国家专门奖励给我们的!”

老人16岁参加革命,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都参加过,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,多次立功。“当时,条件不好,我们的装备落后,但战士们斗志强、精神足,大家都铆足了劲儿打敌人。现在,我们的军事力量很强大,我们怕啥?国家强大了,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,我替我的那些牺牲的战友感谢国家。”老人激动地说。

问及老人长寿秘诀,旁边陪伴的妇女说:“我爸从不计得失,不计小事,心态好、身体好。”老人乐呵呵地看着我们,他胸前的徽章在清晨的阳光下更加耀眼。



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张马如

家有党员

三代党员的初心传承

□陈明珠

我的父亲是一位80岁的退休老军人。他的青春岁月,写满了奋斗和奉献的激情。从久负盛名的洛一高被保送到西南一所军校,此后,“哪里需要到哪里去,哪里艰苦哪安家”就是他军旅生涯的方向。

军校毕业后,他乘坐闷罐车,奔赴荒无人烟的巴丹吉林沙漠,在荒漠上建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。当时,他得到的命令,是分配到西北的兰州近郊。父亲深情地讲述那段难忘的岁月:“近郊”,那可是距离兰州1000多公里啊!戈壁上的黄沙拍打着他的脸颊,胡杨、红柳与他为伴。“死在戈壁滩,埋在青山头”,多年后,我在航天城的荣誉室里,在那高高的发射塔前,追寻着父亲那一代人的精神价值。他从不不停息的脚步,以永远的“执行任务”这样神秘的理由,去往冰雪覆盖的东北,奔赴荒草从生的闽西……

退休后的父亲,仍然保持着一名军队老科技工作者的品格。汶川地震的时候,他捐出了一个月的退休金。他每天要看《新闻联播》,也紧跟时代学会了使用微信等高科技产品。

爱人的父亲,已去世多年。他是一位更老的军人,在“一声‘走啊,打鬼子去!’”的呼喊声中,扔下箩筐中正在叫卖的青菜,奔向行进的队伍,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。他留下的唯一遗产,就是给孙辈的毛主席纪念章。这一枚带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纪念章,简洁朴实,承载着一名共产党员永恒坚持的宗旨,他将这笔最大的精神财富,融进了后代的骨血里。

秉承着父辈留下的宝贵财富,传承一种强大的力量,我的一家三口,组建了党员之家。是的,我、爱人、女儿,都是党员,都做过支部委员。

“银线连接雄师百万,电波穿越大地长空”,我将青春年华留在了通信兵岗位上;走入现在这个可以深度触摸党的光辉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单位后,两度获得市直机关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爱人跟随着全面依法治国铿锵有力的步伐,选择作了一名律师。他多次承担被分配的涉黑案件的法律援助任务,凭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熟练的专业能力,被市律师协会授予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而女儿,更是我们的骄傲,在19岁读大二时,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了我们两个家族多位党员中入党年龄最小的一个。

“上党课啦!”一声召唤,党员们应声而出,端端正正地坐下收看建党百年献礼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。那些闪亮的名字,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,因为,坚定的理想和信念,一直在赓续和传承,她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、光荣的称号——共产党员!

乡村新貌

故乡之路

□李晓霞

故乡之路是我儿时读书的路,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条路,陪伴我走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。

这条路上的故事很多,很丰富。

我的家乡在嵩县田湖镇南安村。小时候的我,在上下学的路上吃尽了苦头。

小时候,我就读的小学,在南安村最西边,而我家在最东边,距离大约三里地。我每天要往返两次步行上下学,路面坑洼不平,小小的我总觉得学校离家好远。下雨天,走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,凉鞋怕沾坏,布鞋怕沾泥,我就挽起裤腿,赤脚上学。

后来,我读初中了,在离家六里的石佛寺中学读书。我借宿在石佛寺村的一个亲戚家,学校没有学生食堂,我就每天往返数次,步行到亲戚家吃饭。那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山间小土路,弯弯曲曲,荆棘丛生,途中还有一条大沟壑。坡陡,雨天路滑,一脚踩下去,瞬间就灌一鞋泥,脱下鞋子,光着脚丫走路,脚丫也会陷在泥里拔不出来,不知多少次,我都是深一脚浅一脚,拖着满身泥泞,一路哭哭啼啼走回去。

后来,我转学了,到离家十五里的田湖镇重点初中读书。学校有食堂和寝室,我平时住校,周末步行回家。回家途中,需要经过一个河滩,还要爬过一座小山。夏季的一个雨天,路过河滩时,涨水了,我只好蹚水过河,一只凉鞋被水冲走了,我光着一只脚回到家。冬天的一天,放学路过小山沟时,我踩着石头过河,一不小心,右脚滑到水里,冻得红肿溃烂的右脚趾湿了水,发炎了,钻心地痛,我偷偷哭过好多次。至今,我的右脚趾上还落下两个铜钱大小的伤疤。

后来,我去洛宁师范读书。学校离家远,我只有过寒暑假才回家。记得有一次,寒假回家,我起了个大早,到田湖镇下车后,遇到雨雪天气,恰逢父亲到镇上赶集,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一起往家走,车轮轧过的地方泥浆翻滚,没走多远,车轮上便裹满厚厚的泥巴,我脚上妈妈做的千层底布鞋已面目全非……

如今,建设新农村,故乡之路变化很大,村村通公路修到了家门口,路面坚硬平整,走起来一点儿也不累,即使雨雪天也不怕。我家买了小汽车,回家很方便,出门坐上小汽车,一溜烟儿就到老家了。

党的政策好,弹指一挥间,山乡巨变,故乡的路也在变。故乡奋进的路越走越宽广,我们享受着现代化的幸福生活,人来车往,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

春风送暖 韩晓传